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列女

阿林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珠珠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爾占

薩哈連妻　許古妻　馮妙真

富察氏　烏庫哩氏　蘇呼妻

莽格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奴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謠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氏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

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林妻薩勒扎者金源郡王尼楚赫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林從軍薩勒扎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討賊千餘來攻薩勒扎以氊為甲以裳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薩

勒扎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為穆昆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為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為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改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録見慶

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歿凡師逵與夫姪規其財産乃偽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珠珠鄜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强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為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耶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為夫人張曰我死則為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

中丞有傳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為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為所得賊見欒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為犬彘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爾占宗室承充之女呼爾哈明安瓜爾佳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為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布希萬努阿爾占治廢壘修器械積

留糧以自守萬努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爾占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努兵急攻之阿爾占衣男子服與其子富德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努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努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富德視功遣賞承充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紐赫博斯納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為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通吉氏平章政事還嘉努之女護衛尼楚赫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薩哈連閨門肅如薩哈連為中京留守大兵圍之薩哈連疽發背不能軍通吉氏度城必破為薩哈連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常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謂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後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攜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為慮薩

哈連出巡城通吉氏乃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臥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艷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臥尸榻上以衾覆之薩哈連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薩哈連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薩哈連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

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為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為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愷興定五年愷為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

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愷詣平凉督之時延登為平凉行省員外郎愷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從辱即攜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愷發井得屍殯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富察氏字明秀鄜州人納新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

宗遷歸德以長樂為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富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為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已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閲之富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為難者時年二十七

烏庫哩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籍甚呼圖克們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為所汙烏庫哩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凡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蘇埒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温特赫氏夫完顏莽格五朶山宣差提控和勒博之子也系出蕭王莽格叔父伊都節度秦州為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莽格為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伊都死莽格以城守功世襲穆昆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莽格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尹氏完顏珠爾之妻也珠爾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

從哀宗為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具妻金源郡夫人閭珠爾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珠爾贈官弟長珠即日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潁濱叔黨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凡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

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㒷之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為汴京廟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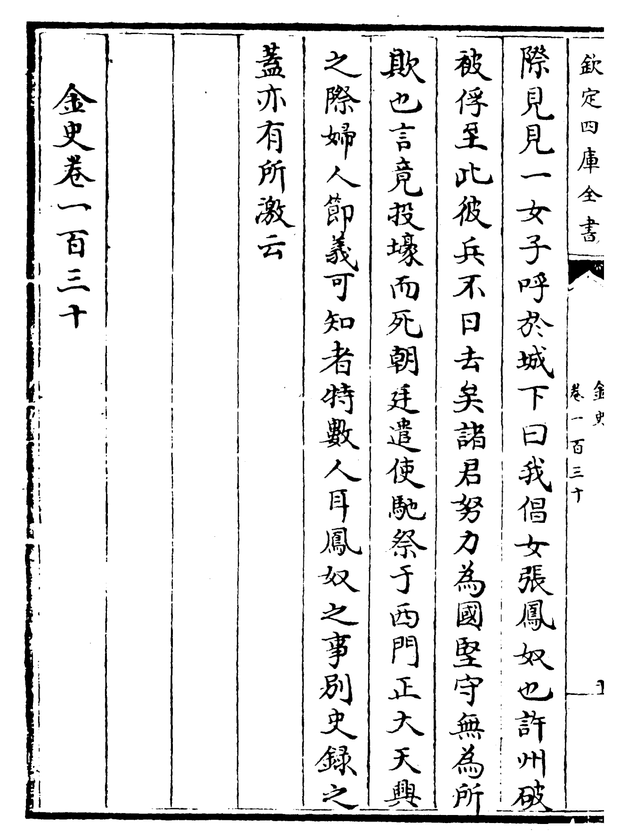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

德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絶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為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顔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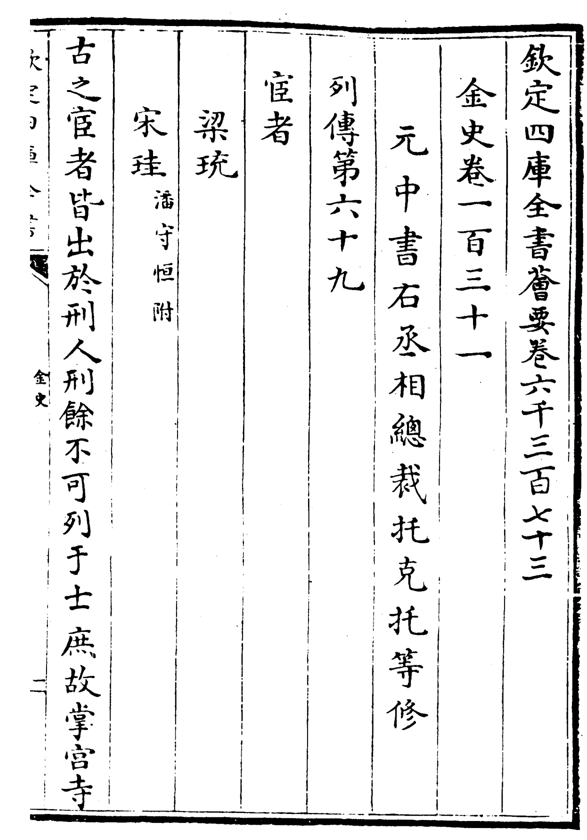
妾及二子紿以菜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



際見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兵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壕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别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金史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七十三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宦者

梁珫

宋珪 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于士庶故掌宮寺

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今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諭詩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佼佼鐵之

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玧本大梟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玧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内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内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玧委任尤甚

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琉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琉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代宋琉因極言宋劉貴妃絶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實古爾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琉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敝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琉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琉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

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琬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弒琬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詼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鵓後苑鵓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鵓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

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富察官努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實嘉紐勒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努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努往亳州珪與奉御烏克遜愛實納喇奇塔特護衛鈕祜禄温綽范察遜王善爾等謀誅之官努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詔參

政張天綱及官努議事官努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哈博濟錫馨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顔色埒黙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内侍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𢹂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比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序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伎載之七畧後世史官作方伎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託岐黄以傳其秘奥爾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為不善古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

或因以為利而誤殺人故為政於天下雖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務旌别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

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黄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洺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卧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脈謂之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

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内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

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

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

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爾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東宫上歓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涣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布薩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咨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脩

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顔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

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變於周楚之分彗星起於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頹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以為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日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哀宗問曰解圍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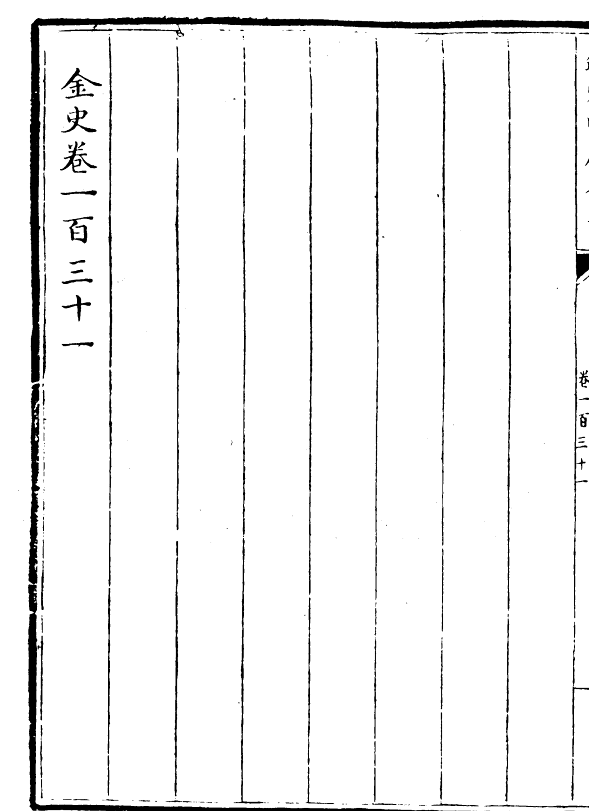
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太泄遣使者殺之使

者乃持酒殽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徳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

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七十四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

逆臣

秉德本名伊遜　唐古辯本名翁鄂羅

烏達　大興國

圖克坦額哷楚克　布薩師恭本名呼圖

圖克坦貞本名塔斯　李老僧

完顏元宜本名阿里　赫舍哩執中本名呼沙呼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以勸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伊遜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後為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凌阿富勒呼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

陽渤海人乇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薩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薩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懷怨乃與唐古辯烏達等謀廢立烏達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弑逆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古辯烏達并呼圖額哷楚克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塔斯弑熙宗於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屬呼

圖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為亂既立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為烏達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名之限十日内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弑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達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曽於宗

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歷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滿都曰已前曽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滿都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凌阿贊謨贊謨妻秉德乳母也初贊謨與前行臺左丞溫都思忠同在行臺思忠黷貨無厭贊謨薄之由是有隙故思

忠乘是并誣贊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達以口語致怨既死遂并殺其弟圖哩嘉哩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宗翰之後遂絶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薩哈薨宗翰襲其明安親管穆昆秉德死海陵以賞烏達傳其子烏達布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明安穆昆還薩哈曾孫佛們遣使改葬薩哈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

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圖克坦氏居之圖克坦氏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為佛寺

唐古辯本名翁鄂羅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為駙馬都尉累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達以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林海陵曰阿林屬疎安得立辯曰公

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名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弒熙宗立海陵辯為尚書右丞

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絹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劵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遷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懐之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宫辯因設饌衆皆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

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為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圖克坦巴噶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横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已降為庶人以辯與弑逆不許言本名

烏達行臺左丞相阿里布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古辯謀廢立烏達即詣海陵啟之遂與俱弑熙宗海陵

即位烏達為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劵並如其黨烏達妻唐古氏淫泆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達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達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為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明安穆昆授烏達進右丞相烏達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達告秉德

事故宗本之禍烏達獨免遂以東德千户穆昆及其子婦家産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達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達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空出為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古容色因其侍婢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為后使殺烏達海陵詐為烏達哀傷使其子烏達布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為王仍詔有司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為道途費納唐古於宫中

封貴妃烏達布襲明安穆昆大定六年以明安穆昆還
薩哈曾孫以阿里布穆昆授烏達布終同知大興尹子
塘本名烏雅阿巴以曾祖阿里布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實達爾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
信未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
鑰歸家主者即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
生日熙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翫賜海陵
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弒意

先得興國乃可伺間入宫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説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名至卧内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産賜阿林既又殺阿林遂以賜我我深以為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

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弒海陵既立以興國為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禄大夫再賜興國錢千萬黄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駝車一乘

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鉤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厕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為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逋誅至今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

圖克坦額呼楚克會寧克木訥赫噶珊人徙懿州父巴

噶太祖時有戰功領穆昆哈斯罕軍帥皇統四年為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為姻家皇統九年額呼楚克與布薩呼圖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弒熙宗欲得二人為內應許以女妻額呼楚克子而以逆謀告之額呼楚克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也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呼圖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

寢殿額呼楚克先進刃呼圖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立以額呼楚克為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珠赫爾尚榮國公主和尼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實喇明安領親管穆昆尋以憂去職起復為太原尹封王額呼楚克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旺且

旺且以為當有天命顔哷楚克喜以旺且語告鼎鼎上變顔哷楚克伏誅并殺其妻及旺且海陵使其子珠蘊爾焚其屍投骨水中巴噶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為勸農使復為河間尹改臨洮尹入為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布薩師恭本名呼圖上京羅卜科達巴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為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呼圖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為内應謂之曰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

泄於人未敢也呼圖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為助乃可呼圖許之十二月九日呼圖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屧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呼圖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呼圖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名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呼圖殺之既即位呼圖為左副點

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之以憂解職起復為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為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為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呼圖第一區隣寧德宮宮圖克坦太后所居也呼圖常入見太后及契丹薩巴反海陵命呼圖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呼圖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圖喇斡喇布與契

丹薩巴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薩巴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達實沿龍駒河西去師恭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薩巴師恭還遣其子呼沙呼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刑繩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滅蕭圖剌蕭蹟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庶人師恭以預弑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羅卜科達巴師恭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爾圖等皆

奪官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布薩師恭蕭圖喇蕭懷忠追薩巴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臣在軍中呼圖噴有精兵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氈紙為甲易與也呼圖等恇怯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歡塔

圖克坦貞本名塔斯特赫必喇人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授世襲明安父博勒和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

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弑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為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為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和索哩明安居二年海陵名貞曷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旹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

即日解點撿職仍為大興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田里矣逾月復為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潘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大宗政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𫘧飲於貞弟海陵使周福爾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名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

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為天下主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為安武軍節度使京為灤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為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

以貞女為皇太子妃除貞為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贓鉅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停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伊喇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為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為清平縣主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勅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

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為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為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為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明安不稱駙馬都尉再徙臨潢尹初與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辯呼圖額呼楚克以疑見殺烏達以妻殞李老僧以反誅至是

貞與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籍恩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實祿而宥其諸孫俄而興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為皇太后追封貞為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曾國公父博勒和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特布赫慎思實祿俱為鎮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諡莊簡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為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
東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為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
僧結興國興國終為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宫中戕弑逆
者老僧為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為同知廣寧尹事賜
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一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
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為廣寧尹再任老
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
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久之海

陵再使實達爾額琳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禄錦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伯特三罪伏其一已見觖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為易州刺史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部尚書克實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其性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實達爾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羣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興國呼圖額哷楚克為之扼腎皆出于實達爾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希卜蘓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顧無親往熙宗謂希卜蘓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古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塔斯察其非常海

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羣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如布卜藥塔斯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顔元宜本名阿里一名伊德訥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思姓完顔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

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額勒本翟牧使入為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簒立為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為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抜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禄大夫海陵增置

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元宜明安唐古烏頁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為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

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穆昆斡喇布羅索温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疑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喇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

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琉副使大慶善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於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髙楨為御史大夫號為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斡罕斡罕殺榮詔追贈榮進

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羣牧鎧甲詔從之每羣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為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尋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哈塔斡喇布除授上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其世襲穆昆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濟嚕海上言凡

為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録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為有功賞以髙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為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濟嚕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濟嚕海充趙王府祗候郎君元宜子薩尼雅布大定二十五年為符寳祗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薩尼雅布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弑其君

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郦歌闍職也海陵弑熙宗完顔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郦歌闍職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郦闍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濟嚕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開准首免罪而又予賞者也况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復有呼沙呼之事

赫舍哩執中本名呼沙呼阿蘇裔孫也徙東平路明安

大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珠卜奇監酒官伊喇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伊喇保詔的決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失職降肇州防禦使踰年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太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為簽樞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

司既而赦之出為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為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為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涞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户已三世矣文昭孫勍誣廷實為奴及忘訴毆詈警廵院鞫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勍訴于

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勅廷實不從還涞水執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户部侍郎鈕祜祿哈達推問炳哈達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御史中丞孟鑄劾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

麤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布薩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為兵馬都統府執中為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薩喇副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州努以騎兵三百禦

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穆昆薩哈伏卒五千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州夯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薩哈巳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吕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者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遏宋舟兵遣副統伊喇古尼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

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伊爾必斯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穆昆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府復為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遯去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荆關杖殺淶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

乃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州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豫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呼沙呼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

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嬀川乞移內地其謀畧槩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圖克坦鎰以為不可用參知政事瑝奏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呼沙呼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

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歴官文繡局直長完顔醜奴提控宿直將軍富察禄錦武衛軍鈐轄烏庫哩道拉謀作亂是時大元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鶻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默呼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别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

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為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馳一騎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闕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圖克坦金壽召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庫哩道拉召默呼殺之符寳祗候珊延護衛十人長完顔實古納閧亂遽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

門呼門者親軍百戶棟爾五十戶富察祿錦皆不應許以世襲明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撿圖克坦威赫威赫即圖克坦鎬也威赫縋城出見執中執中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實哷奇爾親軍春山共揞鏁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道拉及軍官軍士大興府輿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顏綱

至軍中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圖克坦鎰勸執中立
宣宗執中然之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
仗迎莊獻入居東宫召符寶郎圖克坦福壽取符寶陳
於大興府露階上盗用御寶出制除完顔酬努德州防
禦使烏庫哩道拉順天軍節度使富察禄錦横海軍節
度使圖克坦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
右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富察禄錦其一守東華
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

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和色哩等三人護衛布希班第完顏酬努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羅噶圖世襲明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默也為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其子準除濮王傳兵部侍郎都點檢圖克坦咸赫為御史中丞烏庫哩道

拉遙授知真定府事圖克坦金壽遙授知東平府事富察祿錦遙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酬努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庫哩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氏賜紫給銀鑼車戊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為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

諫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麗才卿舒穆嚕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為是非哉旣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為東海郡侯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旣而讓執曰吾為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上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善努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珠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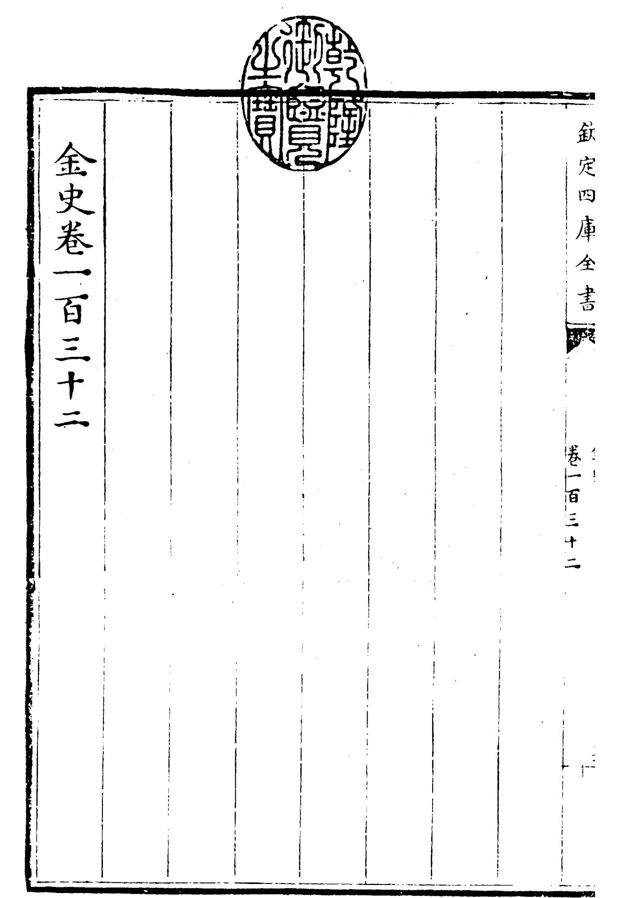
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善努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糺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糺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糺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默

奉寧軍節度使烏庫哩道拉真授知濟南府事圖克坦
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富察禄錦真授知平陽府事甲
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
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為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
矣為其臣者誰敢干之呼沙呼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
是時惟珊延實古納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
朝食禄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内望化褒顯二
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羡之

傳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呼沙呼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珊延實古納加恩其子慶善努惟溺惟康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

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圖克坦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復贈官追封餘東德唐古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呼沙呼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戴念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seal]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張覺 子僅言　耶律伊都

伊喇斡罕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為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

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為叛矣善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懐襄吁可畏哉故作叛臣傳

張覺亦書作𣪍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别為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為南京覺為留守既而聞覺有異志上遣使劉彦宗及

薩布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為南京節度使今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何為當此農時輒相扇動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陵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太祖下詔諭南京官

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為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可輒為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為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為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棟摩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進退屯於海壖無何棟摩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兔耳山棟摩大敗覺報捷於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以覺為節

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遯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納叛責宋安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紿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為

執言云子僅言

僅言幼名元努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閭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其隣韓夫人其愛之年數嵗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為天子僅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内藏庫副使權發遣宫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

阿古岱御院通進劉琉發遣六宫百官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内藏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宫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内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匵之事覺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與官釋其罪尋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宫籍監祗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宫引宫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内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遷勸

農使領諸職如故僅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宫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内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為讒謟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憸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為横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僅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

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衾銀𣘶斂物葬地皆官給贈輔國上將軍

耶律伊都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伊都請自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為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瑪格軍於渾河尼楚赫布尹拒之伊都等不敢戰比尼楚赫等至瑪格伊都已遯去尼楚赫布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

獲生口財畜入於官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劉仲良來降而伊都復取之遼以托卜嘉為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逐托卜嘉自効太祖於國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為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託以大盜羣起使伊都收之太祖已取臨潢府賜詔伊都曰汝將兵在東路前後戰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

及太祖班師棟摩等還至遼河方渡伊都來襲完顏布達烏塔等殿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匹五年伊都等復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無何伊都送上所受遼國宣詔及罷甲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努阿巴錫喇太師努蕭慶醜和尚高佛哩布達謝嘉努烏格等來降伊都作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槩以謂遼主沉湎荒於遊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

淫刑吝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德勒岱本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摩掐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晉王素係人望宜為儲副德勒岱以元妃諸子巳所自出使晉王出繼文妃又言晉王與駙馬伊遜謀復其樞密使來告伊都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巳粗更軍事進策遼主德勒岱蔽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伊都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勒岱高實訥等欲發倉卒

之際不及收合四遠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車五千輛畜産數萬遼北軍都統以兵追襲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户畜産之數遣韓福努具録以聞遂以其將吏來見上撫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上命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為國立功别當奬用自伊都降益知遼人虚實矣伊都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咸州路都統司曰伊都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伊都降時其民多强率而來

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內地都統杲取中京伊都為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皆遯去伊都舉前監酒李師夔為節度使進士沈璋為副使州吏裴贖為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遷太常少卿久之耶律瑪展告伊都烏舍道拉結黨謀叛及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伊都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誠然耶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

異志吾不汝疑伊都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道拉七十餘皆不問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救太原伊都沃哩赫送擊於汾河北擒其帥郝仲連張關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伐宋伊都留西京十年伊都謀反雲内節度使耶律努格等告之伊都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默自殺邊部斬伊都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耶律努格加守太保兼侍中趙公鑑劉孺信劉君輔等竝授遥鎮節度

使以賞之

伊剌斡罕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薩巴為亂受其偽署後殺薩巴遂有其衆薩巴者初為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蘇赫楊格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為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蘇赫畏罪不敢言楊格慮後西北有事得罪遂以憂死蘇赫復與牌印耶律諾爾尚書省令史

穆達里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子當盡起於是薩巴博多布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色及蘇赫執耶律諾爾穆達里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四羣牧山前諸羣牧皆應之德斡羣牧使圖克坦邑哩伊囉斡羣牧使鶴壽等皆遇害語在鶴壽傳五院司部人老和尚納延亦殺節度使珠嘉烏哲以應薩巴會寧八明安牧馬山後至登穆魯賊盡奪其馬布沙河千戶實格等與前

招討使完顏滿丕殺烏爾古德哷勒招討使烏凌阿富勒呼以所部趨西北路舒嚕部節度使阿爾薩哩追擊之實格與數騎遯去合於薩巴咸平府穆昆瓜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額哩頁欲收捕瓜里家屬瓜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隷數日得衆二千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額哩頁發兵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罷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摧曹家山明安綽奇集兵千餘扼於夜河賊不得東綽

奇兵敗瓜里遂犯濟州會宿直將軍富珠哩富卦喇徵兵於辛賓路遇瓜里於信州與明安烏雅扎拉兵二千擊敗瓜里瓜里收餘衆趨京是時世宗為東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賊至長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候見旌旗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以其衆合干薩巴海陵使樞密信布薩呼圖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圖喇討平之圖喇與之相持數日連與戰皆無功而糧餉不繼圖喇退歸臨

潢圖喇雖不能克敵而薩巴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達實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布薩呼圖蕭懷忠等兵至與圖喇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呼圖懐忠圖喇坐逗遛不即追賊皆誅死北京留守蕭賾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誅於是白彥恭為北面兵馬都統赫舍哩志寧副之完顔古雲為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古布古岱副之以討薩巴等薩巴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

節度使移喇斡罕兵官辰嘉殺薩巴執老和尚博多布等至是斡罕始自為都元帥辰嘉為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伊喇扎巴前押軍穆昆博哈前牌印瑪哈利涉軍節度判官瑪納等招之扎巴等見斡罕以上意諭之斡罕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巴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巴見斡罕兵衆强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覩兵勢强盛如

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布塔布部族節度使綽哈者言昔古新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斡罕遂決意不復肯降扎巴亦留賊中惟瑪哈博哈還歸斡罕乃引兵攻臨潢府總管伊蘇瑪勒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已亥斡罕遂稱帝改元天正是時北面都統白彦敬副統赫舍哩志寧在北

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烏哲庫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顔果濟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臨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烏哲庫追及于斡里兩軍已陣將戰押軍明安契丹呼魯蘓以所部兵應賊烏哲庫軍遂敗泰州節度使烏哩頁率千餘騎與斡罕遇烏哩頁兵復敗僅以數騎脫歸賊勢愈振城中震駭莫敢出戰賊四面登城押軍明安烏克遜阿里布率軍士數人手刃以身率先循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退城賴以

完泰州司吏延扎芬徹奏捷除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大定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率諸軍北征斡罕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無輕重竝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官賞依本品量材敘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才能者亦與録用内外官員郎君羣牧直薩百姓人家驅奴宮籍監人等竝放為良亦從所願處收係與免三

年差役或能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
量遷賞如捕獲斡罕者明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穆昆
加四品官授防禦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
省如節度防禦使捉獲斡罕者與世襲明安刺史捉獲
者與世襲穆昆驅奴宮籍監人亦與庶人同復詔宰臣
徧諭將士能捕殺斡罕者加特進授真定總管於是瓜
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遯去將轉趨懿宜州默
音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定縣奏請糧運當遣人

護送兵仗乞選精良者付之詔以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於富家簽調就近地簽步軍給仗護送糧運詔平章政事伊喇元宜往泰州規措邊事前安遠大將軍鄂囉納明安齊錦庶人阿爾噶摩格等自斡罕中來降鄂囉納齊錦加昭武大將軍阿爾噶武義將軍摩格忠勇校尉斡罕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元帥完顏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烏哲庫合兵甲士萬三千人海蘭路總管圖克坦克寧廣寧尹布薩

歡塔同知廣寧尹完顏頁頁肇州防禦使唐古烏延為左翼臨海節度使赫舍哩志寧哈斯罕節度使實圖美同知北京留守完顏果濟淄州刺史尼瑪哈楚呼為右翼至珠格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糺椀羣牧人契丹吉勒扎與弟伯特蘇拉皆棄家自賊中來降吉勒扎謂黙音曰賊中馬健官軍馬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

待勞者也黙音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斡罕趨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既陣黙音别設伏於左翼之側賊四百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圖克坦克寧射却之是日别部諸將與賊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户襄别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賊遂却襄與

大軍合兩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吉勒扎為武義將軍伯特䀚信校尉蘇拉忠翊校尉吉勒扎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率伯特取家賊中被害上憫之後以蘇拉為汝州都廵檢使斡罕率其衆西走默音追及之於霽霖河賊已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以瓜爾佳清臣圖克坦和羅兩萬户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絶且淖命軍士束柳

塡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

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淵北大軍至賊
遂引去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
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
除奴婢准已虜為定外親屬分付圓聚仍官為換贖斡
罕既敗黙音不復追討駐軍白濼斡罕攻懿州不克遂
殘破川州將遯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
騎軍二千海蘭路留屯京師軍三千號稱二萬會寧濟
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兵沃州刺

史烏庫哩芬徹為海蘭路押軍萬户邳州刺史烏凌阿薩喇為濟州押軍萬户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為驍騎萬户祁州刺史宗寧為會寧路押軍萬户右宣徽使亨為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顏徳濟為副統會元帥府討擊之詔使尚廐局副使富察富埒琿往懿州戒勅將帥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閑緩經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刼掠數日後方追北

霧霳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謂富埒琿曰卿若聞賊在近即當監督討伐用命力戰者疏記以聞朕將約量遷賞無或狥上官抑有功濫署無功者善戢士卒勿縱虜掠以赫舍哩志寧為元帥右監軍右監軍完顏福壽召還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烏達復舊職默音子色克在軍中多暴横詔押歸本管斡罕使所親招節度使額爾

奇木奎伊奎伊執其使送官與斡罕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運在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赴懿州平章政事伊喇元宜寧昌軍節度使宗叙入見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黙音注意經畧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布薩忠義顧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叙為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内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軍法約

量決責有功者依格遷賞以大名尹宗尹為河南路統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富察世傑為西北路副統賜弓矢佩刀廐馬從忠義征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邉陲蠹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布薩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默音罷為同判大宗正事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官賞萬户温特赫阿嚕岱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

嚕岱為明安伊喇諾爾為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世宗以阿嚕岱為濟州押軍萬户伊喇諾爾為同知灤州事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為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古布古岱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屯駐狗濼遠斥候賊至即戰不以晝夜為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布薩忠義至軍中是時斡罕西走和托衆尚八萬忠義髙忠建軍

與賊遇萬户扎拉芬徹為左翼宗亨統之宗寧薩喇為右翼宗叙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為陣賊渡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扎拉以六百騎奮擊敗之以四萬衆與右翼軍戰宗亨世傑七穆昆指畫失宜陣亂敗於賊世傑挺身投於扎拉軍中賊圍扎拉軍扎拉力戰宗叙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詔曰自契丹作逆有為賊詿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

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明安亡者招還被戮已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遏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斡罕自和扎西走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以大軍追及于裊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

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
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雅扎拉力戰賊稍卻志寧與瓜
爾佳清臣烏凌阿薩喇道拉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
濘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
泉皆平餘衆踏藉而過或奔竄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
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大王諾爾斡罕僅與數騎
脫去楚呼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
衆其母蘇尼舉營自羅和岡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

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德濟括本部馬規辦芻糧仍使德濟為監戰官録有功者聞奏詔選中都西京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斡罕敗走恐或衝突也布薩忠義使使奏捷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鬬敵皆釋其罪其敗亡人内除斡罕一身不以大小

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斡罕或於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獻或能率衆於掌軍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仍官為養濟斡罕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寇蘊勸庫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温特赫阿嚕岱守古北口與戰敗焉詔完顏默音富察烏哩頁富察富埒琿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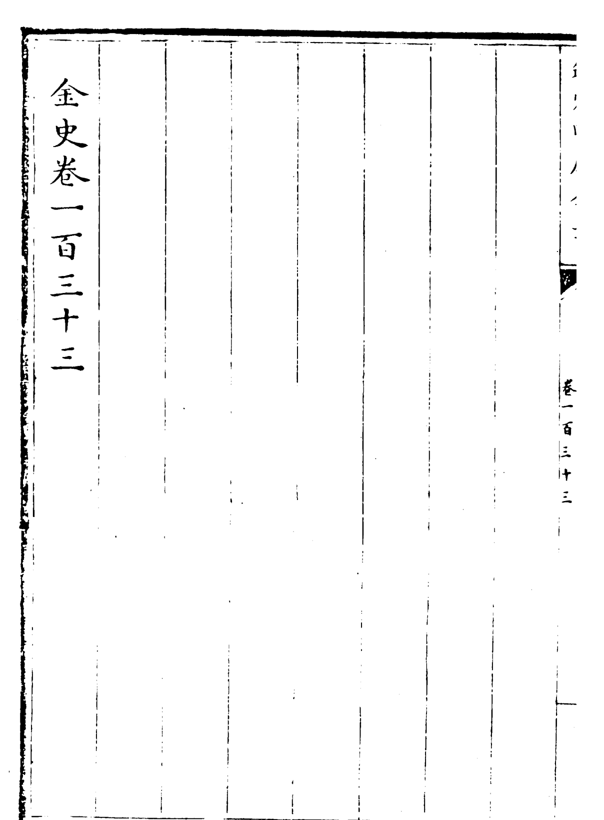
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大軍討斡罕賊黨霧霿河明安富色克遣人至帥府約降詔令擒捕斡罕許以官賞賊將降者甚衆其散走者聞詔書招降亦多降者其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鬬志斡罕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間詔尚書省凡脅從之家被俘掠遂致離散宜從改正將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檢括分付監軍志寧獲賊朔和卓釋而弗殺縱還賊中使誘其親近捕斡

罕以自効許以官賞九月庚子朔和卓與錫勒塔干執斡罕詣右都監完顏思敬并獲其母蘸尼及其妻子子婦弟姪盡收偽金銀牌印唐古布古岱獲前呼爾哈節度使順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嘉努獲偽樞密使綽哈等三十餘人復與明安尼敦巴噶追偽監軍納延至天成縣納延乃降仍獲偽都元帥酬格及金牌一銀牌五志寧與清臣宗寧蘸格等追餘黨至燕子城盡得其黨前至茂巴勒達之地悉獲之逆黨遂平甲辰皇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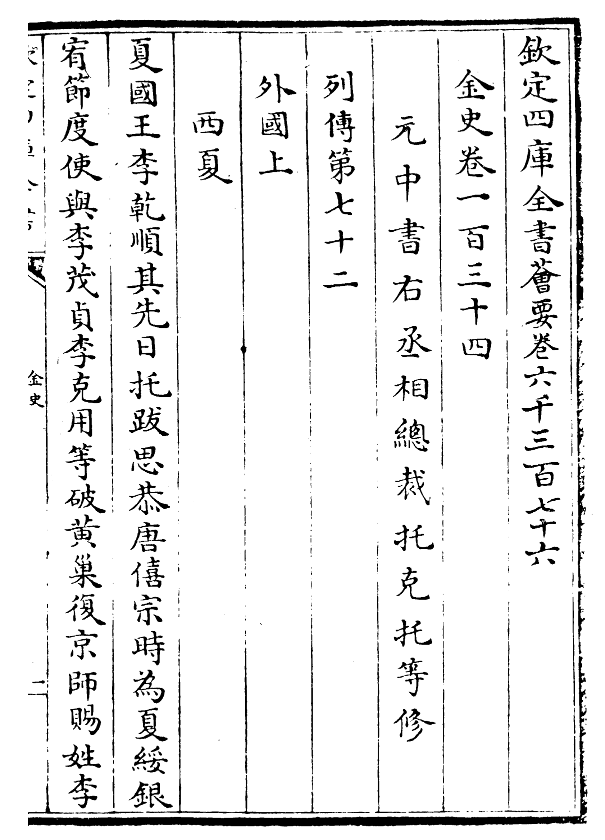
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詔天下辛亥完顏思敬獻俘於
京師斡罕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蘓尼
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罷仗貧不能自給者
官為養濟瓜里扎巴率衆南走詔左宣徽使宗亨追及
之扎巴詐稱降宗亨信其言遂不與戰扎巴紿之曰瓜
里驚走願追之宗亨縱扎巴去盍都明安欲以所部追
瓜里扎巴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
囊人畜而自有之瓜里扎巴由是得亡去遂奔於宋宗

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瓜里扎巴遂取宿州頗為邊患錫勒塔干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朔和卓除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啟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為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伊都從宗望追天祚曽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七十六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二

外國上

西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時為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黄巢復京師賜姓李

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為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脩朝貢不絕事具遼史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羅索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没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兹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

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蘇頁赫部圖嚕濼之西以賜之三月辛未乾順遣巴哩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為援以啟端曽犯威而結釁既速違天之咎

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歳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茍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

克享國所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
太祖命與之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太宗使
王阿哈揚天吉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
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
駿命肇啟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
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
過追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
內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

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
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
茍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於是宋人與
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表謝賜誓詔
并論宋所侵地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
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還録夏國奏
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畧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哈爭
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決之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

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陜西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黄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延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畧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邉以限封域復分陜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内以河為界及羅索定陜西博勒和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

為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

軍威戎西蕃徹軍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羅索羅索報

曰元帥府約束若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為犄角毋相

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内歸大國大國

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蕃徹等遂旋軍睿宗既

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

處所宜從事天眷二年國王乾順甍子仁孝立遣使冊

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元年請置榷場許之

初王阿哈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哈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初慕洧以環州降及劉陜西河南與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為僧格首領及薩里罕再定陜西洧思歸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聞詔書責讓之及海陵弑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

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察喇公濟等來賀如舊禮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奬仍遣吏部郎中完顔達希布體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錫鄂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

畧曰衆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坐為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為請詔許之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巴哩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為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

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彭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

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得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荅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

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為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朝廷冒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十二年上謂宰臣曰

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邉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為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先是尚書奏夏國與陝西邉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為邉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

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
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
用物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
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內
貿易且已明昌二年復舊頃之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
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邊將阿嚕岱率兵詰之夏
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
阿嚕岱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詔索殺阿嚕岱

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五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于廢所七月使純佑母羅氏為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為王遣使奏告夏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若又

不答則升殿奏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乃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為夏國王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録不知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畧邊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圖克坦酬爾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

齎夏國書畧言金邊吏侵掠乞禁戢詔移文荅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為虛文無益於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十一月蘭州譯人程陳僧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吉遜萬戶和斯實勒𠛬之二月攻環州刺史

烏庫哩延壽敗之境上三月詔議伐夏陜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遯去遽還巢穴葢為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邉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吉遜通遠軍節度使完顏果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營萬户楊再興擊走之詔陜西宣撫司及沿邉諸將降空名宣勑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

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顔果嘉努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不能禦陜西宣撫副使完顔和索哩來援大敗于渭源堡城破和索哩被執十一月夏兵敗于克戎寨復敗于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圖們呼圖克們破之四年四月夏巴鄂特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優給其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陜西行省備之夏於來羌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

顔薩布焚之斬馘其衆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
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善努伐夏
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其軍令慶善努出第三將懐
安寨環州刺史完顔呼遜出環州宣宗曰聞夏人移軍
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墮其計中也提控完顔果勒抵
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擊夏兵於阿密灣殺
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庫哩慶壽敗夏兵于寇
安堡右都監薩布擊走于結耶嚳川復破之于車兒堡

十一月提控實嘉喀齊喀楊沃哩解定西之圍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圖們呼圖克們延安總管瓜爾佳實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善努知平涼府伊喇托卜嘉攻威靈安會等州與定元年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善努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呼圖克們伐夏鼎奏不可遂止語在鼎傳右都監完顔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

院議夏人福山以俘户來降徐同知澤州軍州事五月
夏兵入大北岔都統赫舍哩珠赫掩擊敗之宣宗欲與
夏議和右都監慶善努屯延安奏曰夏國决不肯和徒
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
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
為然右都監完顔閭山敗夏兵于黄鶴岔夏人圍羊狼
寨都統党世昌與戰完顔果勒遣都統瓜爾佳瑞夜斫
夏營遂解圍猶駐近地左都監博索發定西鋭兵龕谷

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月都統羅世暉却夏兵于克戎寨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慶善努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互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邊項非邊吏所敢專者朝廷不以為然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善努破之于馬吉峯七月犯龕谷瓜爾佳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破通泰寨提控納哈塔邁珠擊之自葭蘆川遯去華州元帥完顏哈

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
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四年二月夏犯鎮
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四月
夏兵犯邉元帥實嘉喀齊喀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庫哩
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
慶善努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
擊走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
陷會州刺史烏庫哩世顯降復犯龕谷瓜爾佳瑞連戰

敗之乃引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白髙峯鎮圍定西刺史愛新愛實拉提控烏庫哩長壽温都永昌擊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庫哩長壽擊却之乃襲鞏州實嘉喀齊喀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五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博索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綴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軍節度使瓜爾佳海壽破夏兵于搜

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博索連敗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十月攻神林堡十二月入質孤堡提控唐古昉敗之二年遵頊使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强孰若與約和遵頊笑曰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不能復何强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為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是歲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

之困敝代之陜西行省博索哈達以為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林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鋭皆盡而兩國俱敝是歲遵項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項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聘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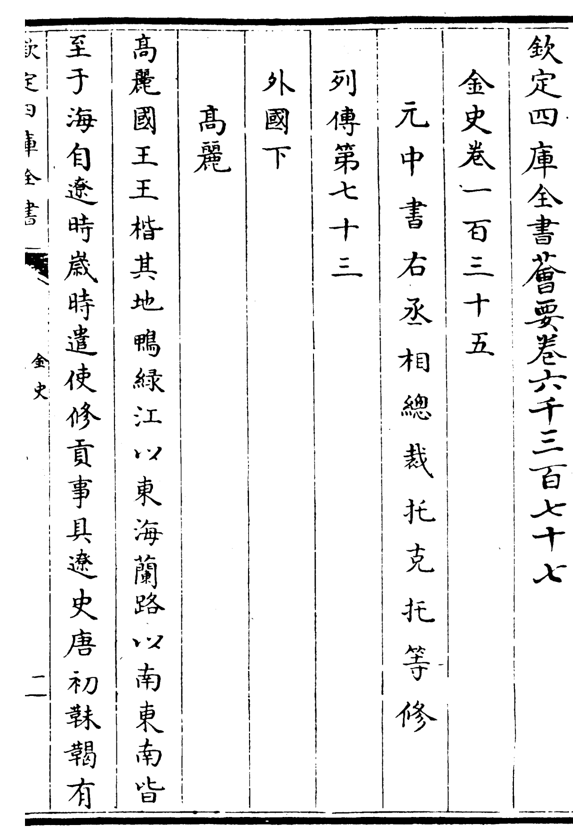
復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户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

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彊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

樂盪為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强弱以為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為東西州矣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三

外國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緑江以東海蘭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

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
山漸彊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
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盖其遺裔也黑水靺鞨
居古肅慎地有山曰白山盖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
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
遼舊禮稱臣于金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
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
戚屬有疾此醫者珍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

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
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伊勒呼嶺布薩部和索哩貝勒居
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桑阿招之因使桑阿送
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
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
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和索哩來歸遂率伊勒呼嶺東
諸部皆内附穆宗十年癸未阿蘇自遼使其徒德濟來
說海蘭甸人海蘭甸人執之穆宗以德濟送高麗謂高

麗王曰前此為亂於汝部者皆此輩也及破蕭哈里使鄂勒歡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色克與鄂勒歡往聘高麗王曰色克汝直之族弟也其禮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為謝厥後海蘭甸諸部盡欲來附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于已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色克在高麗及往來海蘭道中具知事其遂使碩碩歡往納海蘭甸人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碩碩歡以錫馨圖們之兵往至伊勒呼嶺益募兵趨和尼水徇地

海蘭甸收叛亡七城高麗使人來告曰事有當議者海蘭甸官屬使色埒詳袞卓拉布詳袞往碩碩歡亦使博囉往高麗執卓拉布等而遣博囉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麗團練使陷者十四人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碩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畧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來攻碩碩歡以五百人禦於布騰水復大破之追入布騰水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錫爾丹巴圖嚕賽必罕輩也十四

團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遣使請和遂使色克經正疆界至伊勒呼水海蘭甸和尼水留之兩月色克不能聽訟每一事輙至支蔓民頗苦之康宗名色克還而遣碩碩歡往碩碩歡立募府于三潺水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宗以為能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來賀嗣位康宗使博囉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為信然使完顏部阿古烏凌阿部雙寬往境

上受之康宗败於瑪奇嶺伊智村以待之阿古雙寬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海蘭甸築九城康宗歸衆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豈止失海蘭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為然乃使烏色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率兵來戰烏色敗之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則與之和高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克黄龍府命瓜爾佳薩

哈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請高麗置保州至是命薩哈取之久不下薩哈淸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來太祖使納哈塔烏珍益以百騎詔薩哈曰田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和碩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邉戍吾已克黃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來邉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籍女直瑪穆丹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部女直太祖以薩哈

為保州路都統太祖已破走遼主軍薩哈破和卓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幹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薩哈烏珍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呼嚕古錫馨等軍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薩哈愛實拉等攻保州遼守將遯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富尼瑪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

敵城下且富尼瑪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别議天輔二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頼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京府州縣部族人民皆撫定今遣貝勒珠巴克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海蘭甸貝勒呼嚕古錫馨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博囉威二城請益

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使錫馨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謂錫馨曰此與先王國王之書錫馨就館凡誅戮官僚七十餘人即以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帝亡入夏國報之高隨舍音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彊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同知南路

都統和碩台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有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棟摩以甲士千人戍海島以備之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勅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是

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哈斯罕人獲之詔還其國旣而㬎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戶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六年楷薨子晛嗣立大定四年詔鴨綠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彊吏為之邪若果彊吏為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别有私進禮物以為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

罷之十年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
大宗正丞紇至界上高麗邊吏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
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博索路勿受
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
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
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畧稱先臣楷遺訓
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
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

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簒兄誣情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册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士民此與除拜明安穆昆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為宣問王晛使晧實簒國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

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晧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概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艮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月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來歲舉行焉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彦寧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冲夫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

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内屬請兵助援
上曰王晧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為亂且欲納土朕
懐撫萬邦豈助叛臣為虐詔執徐彦寧等送高麗須之
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之亂晧所遣生
日回謝横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使皆阻不通
至是晧并奏之詔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節次入朝十
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
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為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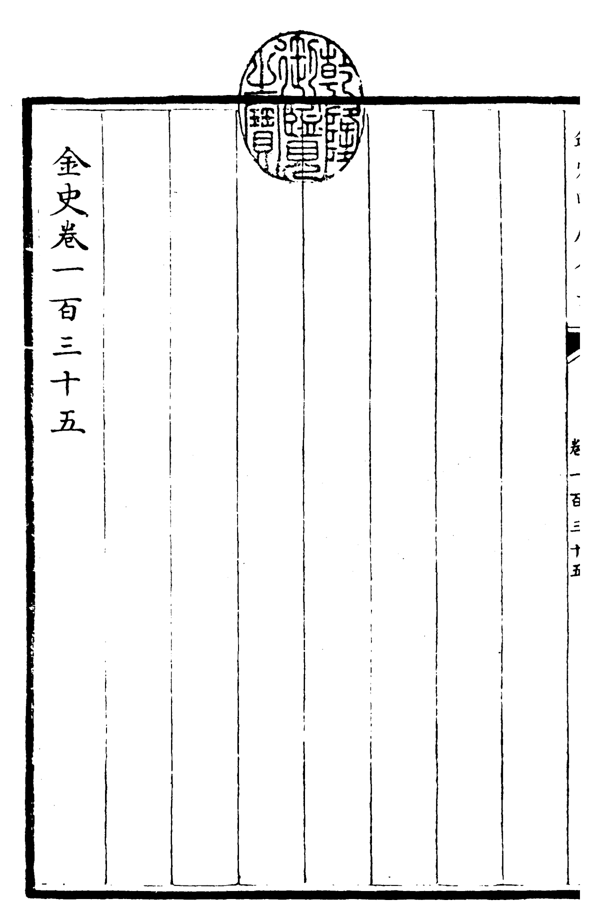
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将帶甲三過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還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章宗即位詔使至界上頗稽滯詔移問高麗遜謝明昌三年下節金挺回至平州撫寧縣毆死當驛人何恬爾有司請凡人使往還乞量設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巡護之上可其奏上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

十二月己卯立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承安三年晧表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薨晧嗣立太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麗傔人以小佩刀割梨廡下巡廊奉職見而糾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斯移文禁止是歲王晫薨子韺嗣立太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之至寧元年八月王

音薨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以為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

行省且羈縻勿絶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為鄰國既而為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為始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戴念曾